



李日容 著

流俗与本真

《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问题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李日容 著

流俗与本真

《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问题的研究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贺 畅

文字编辑:张双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俗与本真:《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问题研究/李日容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01-019537-7

I. ①流… II. ①李… III. ①海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 1889-
1976)-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086②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4966 号

流俗与本真

LIUSU YU BENZHEN

——《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问题研究

李日容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08 千字

ISBN 978-7-01-019537-7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的出版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后期资助项目（项目号：299-X5217387）的资助

自序

时间性是海德格尔前期哲学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的核心问题，从此问题入手我们不仅可以深入地把握海德格尔的哲学意图及其哲学运思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革命性”之处，而且也能洞悉整个传统西方哲学的实质及其局限性，因此无论对于理解海德格尔哲学本身还是传统西方哲学来说，都是一条不可多得的途径。但是时间问题又是极其艰深晦涩的问题，而海德格尔对于时间的阐述尤为如此。我对海德格尔时间性问题的思考最初源于这样的“动机”，亦即为了解决心中多年的疑问——《存在与时间》作为哲学史上最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之一到底在言说什么？要清晰地阐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问题绝非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因为海德格尔的哲学运思与传统哲学的思想理路具有“质”的不同，而且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仍然运用了大量传统哲学的概念但却赋予了它们几乎全新的意义，这对我们的理解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些概念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陷入传统思维模式的泥潭里，从而无法真正进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因此，胡塞尔强调现象学方法首先要悬搁“自然主义”的态度具有深刻的道理，如果我们仍然局限于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之中，就难以洞悉和真正掌握现象学的“看”。窃以为，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关键在于把握存在与存在物之存在的差别，在存在论问题上，传统哲学只停留在存在物之存在的层面上，亦即从存在物的层面探讨存在物之存在的根据或原因，而海德格尔则深入到存在的层面上来彰显这个根据。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存在”并非现成性的东西，毋宁说它是无，但“无”

却不是在现成性的意义上说的，亦即它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在“境域”意义上的“有”，换言之，存在是非对象性、非概念性（或者是前概念、前对象的）的“东西”；而存在物之存在则是既定的现成性的东西，亦即通过概念逻辑范畴来得到把握的东西。传统西方哲学在探讨存在物的存在意义上是通过这种概念性思维或对象性思维来把握的，比如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知识的对象，当我们说某物是美的，意味着我们预先已把握了美的理念，换言之，对物之意义的界定要基于对理念的认识；又如亚里士多德提出存在的十种范畴，当我们用这十种范畴来对物进行界定的时候，一物之为一物就按照那预先得到规定的十种范畴如此这般地对我们“显现”出来。当我们再去追问概念或范畴是“从何而来”时，哲学家便诉诸“最高的存在物”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善”的理念之于柏拉图，“不动的推动者”（理性神）之于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作为存在物之存在的终极原因或根据的不是非概念非对象的“存在”，而是同样是现成性的存在物，尽管它是最高的存在物。这种从“有”到“有”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存在物之存在的原因或根据会导致逻辑上的无穷倒退，“最高存在物”是存在物之存在的原因，然而我们仍然要追问这“最高存在物”之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从存在而非存在物的角度来探索存在物之存在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便突破了这一传统存在论哲学的逻辑“僵局”，鉴于存在是非现成、非概念性和非对象性的“境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逻辑”理路。从逻辑的意义上说，我们不会再追问“无”的原因是什么，无就是无。“无”或存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乃是“自身的源构发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时新时变的境域可将其称之为“流”，因此，存在也可以说是“境域之流”。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是通往存在之意义的准备，而此在的存在亦即人的本质存在并不像传统哲学所说的那样是一现成的理性存在物，而是不断开放、不断面向可能性的去存在（zu sein），而这个“去存在”便通过此在的时间性而体现出来，换言

之，时间性是此在生存的方式，只要此在存在，它便时间性地生存。那么，时间性是“什么”呢？事实上，用“什么”来对时间性进行提问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不适合的，或者说如此提问对于时间性而言一开始就弄错了方向，因为时间性不是对象性意义上的“什么”，而是此在的本质存在。如前所述，此在的本质存在并不是一现成性的“什么”，而是开放的可能性存在，因此时间性就是“自身的原构发生”的“境域之流”。那么，时间性如何能够是自身发生的呢？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是其三个向度亦即曾在、当前与将来的统一体，所谓“统一体”的意思是说时间性的三个向度是同时出现、一起在此的。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已体现出与传统的流俗的时间观的本质区别，因为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时间概念的三个维度亦即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可能是统一的，亦即不可能是同时出现、一起在此的，因为过去的不能重来，而未来的还没来到，因此只有现在。严格说来，现在的存在也是“可疑”的，换言之，现在并不存在，因为当我们说“现在”的时候，已然是在正在逝去的现在，说正在“逝去”的“现在”，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既然已“逝去”，又怎么能叫“现在”呢？如果说传统的时间是流俗的时间，那么海德格尔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本真的时间，而“本真”体现的是此在亦即人之本质的源初存在方式。海德格尔认为此在首先和通常是以常人的存在方式存在，所谓“常人”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寓于上手事物（操劳）而存在并与其他此在一起共在（操持），因此在常人的存在方式之中，此在并不是“自由”的独立常驻的存在，所谓“自由”是指此在以回到它自己本真的能在世的方式存在，亦即以本真的时间性方式生存。此在如何才能以本真的存在方式存在呢？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唯有向死存在，亦即将死之可能性作为可能性来到当下，才能看清自己本真与非本真（常人）的生存方式，从而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本真之在。而本真之在就体现在时间性的整体结构之中，以先行到死的方式存在就是让“将来”来到当下，而此在首先和通常总是作为常人而在“当前化”中存在，又因为此在总是已在一世界中的“曾在”，因

此在时间性的统一就体现为“先行于自身的一已经在（一世界）中的一作为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物）的存在”，亦即“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的整体到时。因此，此在以本真的时间性方式生存并不是说它不再作为“常人”而存在，而是说它能够把常人的非本真的生存方式筹划到它本真的生存中去，但此在首先和通常是以常人的方式生存，因此它的本真之在也就“首先和通常”被“常人”的生存方式遮蔽着。因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致力于“去蔽”而让此在的本真之在显露出来，但是“去蔽”的同时却意味着“遮蔽”，因为能够显现出来的始终是常人此在的存在以及非此在式的存在物之存在，而非作为“境域之流”的此在的时间性本身。换言之，能够显现出来的是“流俗”的时间，而非“本真”的时间。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错把“流俗”当“本真”，从而更加顽固地遮蔽“本真”。也正因为如此，传统西方哲学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存在物的层面上探讨存在物之存在的根据或原因，并自欺欺人地将其当作是不言而喻的。

此在为什么在本质上必然会以时间性的方式生存？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给出了清楚明晰的“回答”，本书之所以选择此书（而没有选择海德格尔的其他著作）作为解读《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问题之“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在于揭示此在之时间性与此在之有限性的深刻关联。海德格尔认为《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是《存在与时间》的“历史性”导论，在我看来，前者之所以能够作为后者的“历史性”导论或“前传”，就在于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交待了《存在与时间》未能深入探讨的此在有限性与此在时间性的深刻关联之问题，而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我们对《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问题之理解就是“无根”的和欠完整的。此在的有限性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首先通过康德对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本质之揭示体现出来，对于康德而言，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本质体现在人的认知不能像神那样创生出已然的存在物，因此人的认知既需要感性也需要理性。海德格尔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人类知

识之有限性本质的思想进行了存在论的解读和发挥，最终将康德的沟通知性与感性的先验想象力的思想阐发为超越论的想象力，并将其现象学地阐释为源始性的时间。如此，《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就成为《存在与时间》的“历史性”导论，康德也“名正言顺”地成为在哲学史上走得离海德格尔之时间性最近的“第一人”与“唯一一人”，其“历史性”的导论便体现在海德格尔将作为源始性时间的超越论想象力在《存在与时间》中进一步深化为此在生存论的时间性结构，由此完成了此在时间性与此在有限性之深刻关联的揭示。此一关联体现在，鉴于人的认知不能像神那样创生出已然的存在物，而是必须依赖于已然的存在物而存在，那么人如何能够通达或“识得”不是其自身所创造的存在物就成为哲学或真正的存在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传统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主体性哲学）一开始便预设成了问题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二分，从而忽略了更加源初的问题，亦即主体与客体的生成及其存在。人要能够“依赖”不是其自身所创造的存在物，就首先需要“识得”存在物，亦即将存在物当作是“我”的存在物，换言之，鉴于已然的存在物并不是人自身所创造的（对于能够创造存在物的神来说，它与存在物的“统一”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存在物是通过神成形发生的，因此它天然地就是“属于”神的），那么，它如何能够“识得”这是它的存在物呢？海德格尔认为正因为此在是有限的，所以它必然需要“超越”，所谓“超越”亦即超出存在物并使存在物之存在得以可能，使存在物之存在得以可能就是使存在物能够“作为…”来与此在相遇照面，换言之，就是使已然的存在物能够获得它的意义从而对人显示出来。而人要能够识得存在物，将存在物作为它的对象，首先就需要它与存在物源初地共处于一个境域之中，换言之，存在物必须从这个境域之中生成、脱落亦即取得它的存在意义。而这个境域就是作为我思的源始时间性（超越论想象力）（《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或此在的时间性（《存在与时间》）。因此，正因为此在是有限的，所以它才需要“超越”地生存，亦即能够“建立”起已然的存在物来与其来相遇照面的“关联域”，使

得存在物能够作为它的对象而显现出来。因此，就《存在与时间》而言，存在物之存在的根据或原因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答案就在作为境域存在的此在时间性之中，换言之，形而上学是此在必然发生的形而上学，它的源初根基就在此在的有限性之中，而此在的有限性必然地通过超越的时间性体现出来，唯有此在在（时间性之在），有限性才能在那里生存。

如前所述，《存在与时间》作为哲学史上最为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之一，其带来的“哲学革命”也是振聋发聩的，自其问世以来，人们对其的讨论与研究从没间断，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尤其对于其中的第一篇亦即“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而言）。本书作为哲学类的拙著，也考虑到其他专业领域的读者或对海德格尔哲学感兴趣的一般读者的非哲学专业背景，在行文构思上尽量做到不那么“晦涩”，但这事实上很难。这不仅需要作者对海德格尔哲学具备深厚的哲学功力，也需要作者具有驾轻就熟的语言文字功底，而眼下本书作者在这两方面都需要不断充实和提升。总之，进入《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问题有多种多样的途径，本书只提供了其中的一条，至于这条路径行不行得通，还需要读者“鉴定”和批判。

2017年6月
于广州大学城

目 录

自 序	1
导 论	1
第一节 本书的意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	7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目标、思路与结构	18
第一章 进入时间性之准备	25
第一节 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与超越 (Transzendenz)	25
第二节 时间性、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与传统的时间	31
第三节 揭示时间性的方法：存在论的现象学	38
第四节 对第一章的总结	44
第二章 时间性的揭示：“向死而生”	46
第一节 时间性之揭示的“起点”及基本思路	46
第二节 从非本真“回溯”到本真：沉沦“揭示”畏与此 在作为操心的整体存在	50
第三节 生存论的死亡现象：此在以整体存在之方式生存 的可能性	55
第四节 良知、罪责与决心：此在整体存在之源始性的确证	61
第五节 时间性：此在作为操心的自身性	75
第六节 对第二章的总结	80

2

第二节 时间性与此在的有限性	208
第三节 时间性与海德格尔哲学的转向：作为一种研究展望	214
参考文献	219
后 记	227

导 论

第一节 本书的意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是海德格尔前期哲学的主要代表作,它同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但是在对此书的解读上,正如张祥龙先生所言:“关于此书的真实起源、方法论秘密以及解读它的恰当方式的研究”是在此书首版后的“半个多世纪后”才“逐步出现”,并且至今还是“寥若晨星”。^①不仅如此,人们曾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此书的第一篇亦即“准备性的此在(Dasein)^②基础分析”上,与此篇可谓“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相比,人们对于第二篇亦即“此在与时间性(Zeitlichkeit)”的研究则相对要少。正如 Denis McManus 所指出的:该书的第一部分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

① 谢地坤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七卷(上),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4页。

② 此在(Dasein)这个概念在中文中有多种翻译,主要有以下三个译名:《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将其翻译为“此在”,王庆节先生沿用熊伟先生的翻译将其翻译为“亲在”,张祥龙先生将其翻译为“缘在”,笔者认为这三种译法各有其道理,但任何一种译法又难以涵盖 Dasein 的全部含义,因此可行的做法也许是在不同的译名中体会 Dasein 的丰富含义,但在本书中,为了译名之统一起见,我按照约定俗成的译法将其译为“此在”,相关的引文也一律改为“此在”。以下不再作说明。关于 Dasein 的含义及其中译,国内学者多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言),比如读者可参看王庆节:《论海德格尔的“Dasein”与其三个主要中文译名》,《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响，然而第二部分却是更为“命运多舛”。^① D. O. Dahlstrom 也曾指出，学界明显地忽视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转向时间性的那些章节”，在他看来，在美国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疏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 H. Dreyfus 对海德格尔时间性学说之批评的影响。根据 D. O. Dahlstrom 的研究，首先，H. Dreyfus 认为海德格尔论述源始时间性的那些章节与我们日常的时间现象格格不入，以致于他无法通过这些论述对他的时间性思想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次，H. Dreyfus 认为，《存在与时间》第二部分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以致于阻碍了我们对它的进一步阅读。^② 在 D. O. Dahlstrom 看来，对海德格尔时间性分析的疏忽和怀疑，不仅是存在于美国学界的普遍现象，即使在德国，“也只有少量的研究致力于揭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时间性的理解”^③。总的而言，相对于《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的研究而言，第二篇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待进一步加强，而之所以会有这种研究上的“失衡”，其原因或许不是偶然的，陈嘉映先生在他的专著《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中曾对此作过某种程度的解释，首先他认为时间问题对于读者而言历来就是“极其烦难”的问题，而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解释“既新又怪”，以至让“读者往往不得其要领”；其次，他认为在《存在与时间》

① Denis McManus (ed.), *Heidegger, Authenticity and the Self: Themes from Division Two of Being and Time*, Abing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Introduction p. 1.

② [美] D. O. 达尔斯特伦：《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概念——对近来一种批评的反思》，王宏建译，《世界哲学》2016年第1期，第53页。原文参看 D. O. Dahlstrom, “Heidegger’s Concept of Temporality: Reflections of a Recent Criticism”,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49, No. 1 (Sep. 1995), pp. 95—115. Denis McManus 似乎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分析哲学家们因为深受其所熟悉的《存在与时间》之第一篇的影响，从而关上了“开启”第二篇的大门，能够典型地说明这一倾向的是英语哲学界研究海德格尔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亦即 H. Dreyfus 的《在世存在——对〈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的评论》的影响。参看 Denis McManus (ed.), *Heidegger, Authenticity and the Self: Themes from Division Two of Being and Time*, p. 1. Hubert L. Dreyfus,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1.

③ [美] D. O. 达尔斯特伦：《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概念——对近来一种批评的反思》，第54页。

中论述时间性的第二篇“行文仓促”，并且只是把时间性当作模式用以复写第一篇的内容。^①对于第一点理由，笔者颇为赞同；但对于第二点理由，亦即《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篇“只是把时间性当作模式用以复写第一篇的内容”，笔者则不能完全赞同。在我们对文本进行详细的分析和“重构”后，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会彰显出个中缘由。但无论如何，研究者曾经对第二篇研究的“相对冷落”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并不是说，人们不重视第二篇的研究，而是相对于学界对第一篇的研究来说，对第二篇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②

《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篇“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最终要落到第二篇亦即“此在的时间性”上，“时间很显然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现象学计划的拱顶石”^③，这一点无须赘言，从《存在与时间》中作者开篇所撰写的那段简短的“序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我们的“初步目标则是对时间进行阐释，表明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性为其境域（Horizont）”^④。^⑤也就是说，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⑥是被解释为时间的”^⑦，“存在与时间的意思应该是‘从时

①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7页。

② 事实上，这种状况目前已有较大的改善，根据 Denis McManus 的考察，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包括我们上面所提到的 H. Dreyfus）开始重新考察（re-examine）《存在与时间》之“繁难”的第二篇，尤其是其中关于本真性（Eigentlichkeit）的讨论，而在 Denis McManus 看来，海德格尔关于死亡、良知、罪责、决心以及畏的讨论都是为了阐明本真性。参看 Denis McManus (ed.): *Heidegger, Authenticity and the Self: Themes from Division Two of Being and Time*, Introduction, p. 1. 而在国内，近年来也有不少著作或论文研究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我们在本书的“文献综述”部分再作详细的探讨。

③ Tom Greaves, *Starting with Heidegger*,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p. 98.

④ Horizont, 《存在与时间》中译本译为“视野”，我们在本书中将其译为“境域”，相应的引文也一律改为“境域”。以下不再作说明。

⑤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页。

⑥ 《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主要是指此在的存在，它是通达存在之意义的一个准备或一个尝试，当然，海德格尔最后认为这个尝试是不成功的。

⑦ Tom Greaves, *Starting with Heidegger*, p. 98.

间来把握存在’”^①，或者说“只有着眼于时间才能把捉存在”^②，它意味着时间是此在开显一个可能性世界的基本方式，“时间就是开显或遮蔽此在的时间化（Temporalization）”^③。既然存在要从时间来把握，那么存在的种种样式和衍生状态也只有根据时间才能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生在世的过程就是操心（Sorge）的过程，操心的整体结构由时间性“先天”地规定，因此，此在在世界中也就是在时间中。操心在世有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领会（Verstand）和沉沦（Verfallen）三重结构，时间与此相应也有曾在、当前和将来三个向度。因此，我们要想发现生存结构的真实秘密，就要从时间性分析入手^④，从时间性来理解生存结构。换言之，如果不深入理解《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思想，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此在的生存结构。因为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时间现象乃是解决存在之意义问题的根基。^⑤ 张汝伦先生甚至认为如果不懂得海德格尔的“时间”，就不可能懂海德格尔哲学。^⑥

从更广阔的理论图景来说，时间问题乃是人类的永恒课题之一，因此也是哲学中最为繁难却也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之一。Klaus Held 曾说过，“自从 20 世纪胡塞尔创立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以来，时间已经成为现象学的核心问题”^⑦，并且他曾断言，“时间问题毫无争议地属于对 20 世纪思想家触动最深刻的问题之一”^⑧。甚至有人

① 张汝伦：《〈存在与时间〉释义》第一卷，学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5 页。

②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23 页。

③ Tom Greaves, *Starting with Heidegger*, p. 98.

④ 王庆节：《解释学、海德格尔和儒道今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2 页。

⑤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22 页。

⑥ 张汝伦：《〈存在与时间〉释义》第一卷，第 64 页。

⑦ Klaus Held, “Phenomenology of ‘Authentic Time’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15, No. 3 (Aug. 2007), pp. 327—347.

⑧ [德] 克劳斯·黑尔德：《时间现象学的基本概念》，靳希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